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經解第二十六

陸曰鄭云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得失解音佳買反徐胡賣反一音蟹。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義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其為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

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

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

接之辭非辯之事。易良以政反下易良同屬音燭注及下同比毗志反下同朝聘直遙反篇內同故詩之

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



煩春秋之失亂

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

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近愚附近之近下除遠近一字並同惡烏路反爭爭鬪之爭下文同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

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

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

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

**失疏**

孔子至者也。正義曰經解一篇摠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以為經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

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摠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

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者溫謂

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

柔敦厚是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者書錄帝王言誥舉其

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知遠書教也者書錄帝王言誥舉其

良樂教也者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

人從化是易良。絜靜精微易教也者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

則獲凶不為淫濫是絜靜精微易教也者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

莊敬禮教也者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慎為本若人能恭敬

節儉是禮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者屬合也。比近也

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者屬合也。比近也

君行此等六經之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

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以故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之則失在於愚。書之失誣者書廣知久遠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誣



云深於詩者也。以下諸經義皆放此。注云易精至之事。正義曰易精微者易理微密相責褊切不能含容云愛惡相攻者謂易卦六爻或陰爻乘陽或陽爻據陰近而不得是愛惡相攻也云遠近相取者謂彼此有應是遠近相取也或遠而無應近而不相得是遠近不相取也云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者若意合則雖遠必相愛若意離雖近必相惡是不能容人不與已同浪被傷害是失於賊害也云春秋習戰爭之事者以春秋記諸侯相侵伐又有鬪爭之辭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之類是也故前注云春秋記罪辯之事也然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喻以教人是詩教也此為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唯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此六經者惟論人君施化能以此教民民得從之未能行之至極也若盛明之君為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極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皆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問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問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

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猶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淑常六反忒吐得反鎗七羊反本又作鏘鈴音零軾音式應應對之應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



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說音

悅去羌呂反。下同。王徐于况反。操七刀反。疏天子至不成。正義曰此一節盛明之重也。○與天地參者。天覆地載。生養萬物。天子亦能覆載。生養之功。與天地相參齊等。故云與天地參。○詩去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詩曹風鳴鳩之篇。刺上下不均平之詩。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其威儀不有差忒。以其不差。故能正此四方之國。○此之謂也。者言詩之所云。正當此聖人有禮之謂也。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者。謂明君在上。賜贍於下。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信實。恩能覆養。故也。猶若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若四時。故云謂之信也。○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者。義宜也。天地無害於物。有宜故為義。天地害者。謂水旱之等。及疫癘之屬。及天地之內有惡事害人。皆名天地之害也。○

霸王之器者。器謂人所操持以作事物者。欲為其事。必先知其器。言欲作霸王。必須義信和仁。是霸王之器也。○注云。韓詩至軾前。○正義曰。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然鄭於商頌箋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彼亦乘車鸞在鑣。與秦詩箋不同者。鄭於秦詩已解。故於商頌畧而不言。或可。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衡稱也。縣謂鍾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圖音圓。縣音玄。與注同。

稱尺證反。鍾直偽反。彈徒丹反。畫胡麥反。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出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



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疏：禮之於正國也。至治民也。正義曰：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者。衡謂稱衡。縣謂稱錘。誠審也。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故云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陳謂陳列。若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故云不可欺。以方正。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圖者規。所以正。圖者矩。所以正。方。設謂置設。若規矩詳審。置設則方。圖必得。故云不可欺。以方。圖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設。譬既畢。故以此言結之。言君子之人。若能審詳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者。隆盛也。由行也。方道也。若君子能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反此則為無知之民。民是無知之稱。故也。敬讓之道也。者此言禮之為用。是敬讓之道也。為下文而起。此之謂也。者從篇首孔子曰：入其國其教

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錄之。而為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之所謂也。注春秋至義方。正義曰：春秋左氏隱三年傳。文衛莊公。寵公子州吁。石碯諫云：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弗納於邪。引之者。證方為道也。

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取也。婿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觀其斷反。長丁丈反。下同。姻音因。



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作防下同壞疏故朝至亂患。正音怪見賢遍反取七注反本亦作娶疏義曰此一經明禮

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但自此以下上承孔子曰此之謂也以後則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

復孔子之言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者由從也禮禁亂之所

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闈寺守之諸侯夫人

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是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謂

堤坊人築堤坊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言若有汗下水來之

處則豫防障之。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

者譬言舊禮不可去也坊以止水忽有無知之人謂舊坊為

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

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

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

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

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音佩下同疏故昏姻至起矣。正義曰此明禮諸事不可

行下孟反疏故昏姻至起矣。正義曰此明禮諸事不可

繁矣者以鄉飲酒之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

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鬪之獄繁多矣。而倍死忘生者眾矣

者喪祭之禮所以教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恒

相從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如

此者多故云眾矣。而倍畔侵陵之敗起者倍畔謂據倍天

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也。注苦謂至之屬。正義曰不至

者謂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注

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序云親迎女猶有不至者是也不答

者謂夫不答耦於婦故邱風云日月衛莊姜傷已不見答於

先君是也此經覆說前經反明上事但前經尊重者在前卑

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昏姻也又殊別君臣故先朝覲後聘

問下經所載則據人倫切急者在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



至於聘觀也聘觀合之者以其聘觀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故合言之也故禮之教

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

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

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

時也。邪似嗟反遠于萬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豪戶

刀反依字作毫釐李其反徐音來本又作釐繆音謬。

故禮至謂也。正義曰故禮之教化也微者言禮之教人豫

前事微之時豫教化之又教化之時依微不甚指斥。其止

邪也於未形者謂止人之邪在於事未形著是教化於事微

者也。使人至之也又使人日日徙善遠於罪惡而不自覺

知是教化依微不甚指斥為此之故是以先世之王隆尚之

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者此易繫

辭文也言君子謹慎事之初始差錯若豪釐之小至後廣大

錯繆以至千里之大引之者證禮之防人在於未形著之前

若初時不防則後致干

里之繆故云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陸曰魯哀公也鄭云疏正義

鄭錄目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益以顯之疏曰案

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

禮在前問政在後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

其尊也孔子曰上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上聞之民之所

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

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

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

子以此之為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長了然



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

姓使其不廢此有成人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

以嗣上事之期節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

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

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

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

如此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

既尊禮民以為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

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筭悉亂反

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腊音昔卑如字又音裸幾音祗注同

據反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孔子曰今

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

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

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

子莫為禮也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

言猶後用下所言疏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山前用上所

反一音如字注同王肅作迕迕違也當丁浪反注同稱人證

禮何如者以禮之所用其事廣大包含處廣故云大

禮。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者哀公問夫子云賢人君子言

說禮之事重此禮何事可尊問其所尊之事意。君曰否吾

子言之也者孔子既辭以不堪足以識知於禮君謂哀公哀



成功之事故云有成事則上事天地辨君臣別男女等之事  
。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者言既有在上諸事然後  
聖人能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  
尊卑上下文彩之異。其順之者謂其民也君既尊敬於禮  
故民得教而百姓順從之。然後言其喪筭者言猶示語也  
筭數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  
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  
也。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者謂除服之後又教為之宗  
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者又教祭祀未留同姓燕飲序會  
宗族也。即安其居者即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山川  
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中原是也。節醜  
其衣服者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衣服  
異宜器械異制是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  
也。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也謂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不  
刻鏤者謂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貳味者謂不副貳肴  
膳也。以與民同利者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但與  
百姓同其利潤也。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以哀公問君  
子尊禮所由故結之云古昔之君子之行禮如此上事刺公  
今不然。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者實謂財貨充實言  
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此財貨無知厭足。固民是盡者固

故也盡謂竭盡言不恤於下故使人之財力於是盡竭。午  
其衆以伐有道者午忤也忤違逆也言專意自縱不順衆心  
是違逆其衆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以伐有道也求得當欲  
不以其所者當稱也所道也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  
須稱已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今之君子莫為禮也者言  
古之君子用前經所云以化民今之君子用後經所說以害  
下故今之君子無能為先世君子之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

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

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國臣敢無辭而對

人道政為大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坐才反。反。愀七小反。舊慈糾反。又在

由反。又音秋。又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

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

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言君當務於政公曰



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猶眾事也。別彼列反。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

可得聞乎？無似猶言不肖。肖音笑。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

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

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至，

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

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

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為親，言相敬則親。迎逆敬反。下及注同。舍音捨。不親，言至大也。與敬為親，言不正一本不皆作弗與音餘。下本與敬與並同。公曰：寡人

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大音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先聖周公也。好呼報反。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

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固不固，言吾由鄙固

故也。請少進，欲其為言以曉已。焉於虔反。為于偽反。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

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

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

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

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



之本與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

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教

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

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

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

復之。分扶問反治直吏反

下同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

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

有道妻也者親之主

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

之後也敢不敬與君

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

身也者親之枝也敢

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

傷其親傷其親是傷

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三者百姓之象也身

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

及妃君行此三者則

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

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至也大王居幽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

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

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述

與焉。妃芳非反愾詐乞反又許氣反大音泰注同幽彼貧

反疏孔子至順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政之事并

之。孔子侍坐於哀公者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因問以

為政之事自此以下終篇末皆侍坐時言也此云侍坐則以



也。大昏至矣者美大昏是敬中至極也。大昏既至是而親迎親之也者上親猶自也下親親愛也言大昏既是至敬故國君雖尊而服其冕服以自迎也所以自迎者欲親此婦也故云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謂所以親此婦人亦親已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者言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心為欲相親也。舍敬是遺親也者若不冕而親迎則是捨夫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弗愛不親者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弗敬不正者若夫不冕服親愛謂親愛則仁也敬謂尊敬則義也是仁義為政教之本也。冕而親迎不已重乎者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已猶大也君身著祭服而親迎不亦大重乎。注怪親迎乃服祭服。正義曰昏禮迎婦二傳不同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玄駁之云大如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於渭紂尚南面文

也。正義曰以哀公所問當問已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先也。正義曰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若異義駁所云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以事含兩義故彼此各舉一邊。公曰至本與。固不固者上固是彼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寡人欲問不得其辭之請少進者寡人更欲問所疑之事不能得其所問之辭請孔子少進言使簡約易了。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者謂君裸獻后夫人亞獻之屬是治宗廟之禮也天地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注引禮器文是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者直正也若夫婦出在於外治理正直言教之禮足以立君臣上下之恭敬也則注引禮器文是也物恥足以振之者物事也振救也謂臣之職事有可恥愧者其禮足以救之。國恥足以興之者謂君於治國有可恥愧其禮足以興起之也。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也言欲為國家之政先行於禮禮謂夫婦之道內則治宗廟配天地外則施政教立上下故為政教之本與。孔子至願矣。上經孔子答哀公以問政之事遂更廣言三代明



干爲政之道敬其妻子及敬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言敬其妻子也者親之主也言妻所以供粢盛祭祀與親爲主故云親之主也。三者百姓之象也者謂身也子也如也若愛百姓先須敬身及子及如乃能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能愛已身則以及百姓之身能愛已子則以及百姓之身能愛已如則以及百姓之如身與妻子還是百姓身與妻子故云百姓之象也。前汎言故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如。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者言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如此國也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注愾猶至與焉。○正義曰愾音近慙慙爲息息是至之義故云愾猶至也云大王居幽爲狄所伐者毛詩傳文案詩稱大王居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開之土地所以養人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遂去之邑於岐山之下毛傳所引者皆孟子文又莊子及呂氏春秋稱大王宣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

吾不忍也且吾聞之不以其所養害所養於是乃策杖而去民相隨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又書傳畧說云事之以菽粟貨財狄人攻而不止遂策杖而去國人東脩奔走而從者三千成止而民成三千戶之邑也此注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取莊子呂氏春秋文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疏公曰至親矣。正義曰以

身故此經公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君子過言則民作辭者以君爲民表下之所從假令過誤出言民猶法

之稱作其辭。過動則民作則者君子假令過誤舉動而民

則其法則所以君子出言不得過誤其辭舉動不得過誤法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



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樂天音洛，下及注同。怨於元反。又於願反。

**疏** 公曰至其身。正義曰：前經對哀公敬身，則能成親。故此經明公更問敬身之事，何以成親。夫子答以成親之義，遂廣明成身之理。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者，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者，言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已為君子所生之子，是已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脩身成其親也。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者，既不能汎愛於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土。不能樂天，

者身既失業，不知已過，所招乃更怨天，是不能愛樂於天也。不能成其身者，既不能樂天，不自知其罪，將謂天之濫罰。罪惡之事，無所不為，是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猶事也。

**疏** 公曰至乎物。正義曰：以前經對夫子答以成身之事。不過乎物者，過謂過誤物事也。言成身之道，不過誤其事，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是所以成身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是也。日月相從，若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為而感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昭察有功。朝直遙反。焘音照。

**疏** 公曰至道也。正義曰：以前經孔子對以成身之事，公更無疑，更改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



天道孔子又答以貴天道之事。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也是天道也。者言天體無形，運行不息，如似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人君設法當則上天之道，君臣朝會往來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者言天開生萬物，不使閉塞，其能久長，是天道也。謂人君施政當則天道，施為政教，開通萬物，而能長久不懈倦也。故云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者言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為，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當則天道，以德潛化，無所營為，而天下治理，故云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者言天之生物，已能成就，而功之明著，是天道人君當則天道，化民治理，而功成太平，故云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志讀為

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蠢如容反，徐昌容反，又湯邦反，一音丁絳反，字林丑凶反，又丑絳反，思也。真莫亨反，徐亡定反。志依注音識，徐音試，易以豉反。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孝子**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

**成身。**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

蹴子六反，又在。○**疏**：公曰至身。○正義曰：前經明天道之事，有反辟音避。○**疏**：人君當則之無已，公欲孔子要陳所行何

事，能得如天不已。孔子答以所行不已之事，寡人蠢愚者，是

哀公謙退，言已蠢愚，無所了解。○冥煩，子志之心也。皇

氏云：子志，夫子之志，志是知也。言我之心，其煩不能明理，此

事，子心所知也。今謂志是識知也。言孔子識知廣博，故已欲

使夫子出要言以示已。○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者，以公謙

退，故蹴然恭敬辟席而起對。○仁人不過乎物者，物事也。言

仁德之人，不過失於其事，言在事無過失也。○孝子不過乎

物者，言孝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



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善哀公及此言也疏

公曰至福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事畢有謙退之辭。孔子答以若懼後罪是臣之福也。無如後罪何者如奈也。言寡人以聞子之言勤力而行但已之才弱無奈後日過於其事而有罪矣何是謙退之辭。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陸曰鄭云善其不倦燕居猶

可法也退朝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而處曰燕居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此之一篇是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三子侍側孔子為說禮事各依文解之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言游

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

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

尊者言更端則起。女音汝後同本亦作疏仲尼至徧也

汝語魚據反下及注語女皆同徧音遍一節論問更端三子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疏

於禮者縱謂放縱仲尼與三子等放縱廣言汎說諸事遂至

轉言我使女等恒以禮周旋無不徧也周流謂周旋流

席而對曰敢問何如也對也子曰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

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

子貢辨近於給。中丁仲反下同給音急徐渠急反又疏



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奪亂真慈仁也故注云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子曰師

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

之不能教也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

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食音嗣敏頓徒遜反乘繩證反又如字疏子曰

也正義曰以上經子貢辨而捷給不中於禮故此經因明不中禮之人亦言子張之過子夏不及子產之恩惠不能教也

則能愛而不能教言子產若衆人之母但能恩慈食之不能嚴厲教之注過與至違禮正義曰敏鈍不同者師也過

是於事敏疾商也不及是於事遲鈍故言敏鈍不同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者孟子云子產聽鄭國

之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是鄭約

孟子為注既言十一月十二月凡明是濟冬涉者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

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唯子貢退言游

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領猶治也好善也與音餘下無相與同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

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

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

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

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

后稷社有句龍昭穆上遙反穆亦作繆音同食饗音嗣注

同句古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

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

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

禮記疏卷五十一



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官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

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長丁丈反。後皆同。量音諒。注及下同。錯七故反。本又作措。後同。易以鼓反。別彼列反。下其別同。區烏侯反。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

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

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為眾倡始，無以合和眾。○治直。

禮記疏卷五十五



吏反下其治治國並同警音古相息亮反張勅良反  
無見貌策初革反為衆于偽反又如字倡尺亮反  
至衆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游問禮夫子為說禮之事凡  
有三節各隨文解之。領惡而全好者與領治也。好善也。與  
是語辭子游問禮之為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子  
然者子游既問夫子稱治惡全好之事更問夫子治惡全好  
如者子游既問夫子稱治惡全好之事更問夫子治惡全好  
之事如何。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饋奠之禮所以仁  
存念也。郊社之祭所以存念鬼神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  
喪也。存留死事之善者善事既全則惡事除去也。射鄉之  
禮所以仁鄉黨也。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也。禮鄉黨中有鄉  
射有鄉飲酒者存鄉黨故也。然射在鄉上者欲明鄉射與鄉  
飲酒別也。此仁鄉黨及下仁賓客皆是存生之善者也。注郊  
有后稷社有句龍。正義曰注稱此者解經郊社仁鬼神之  
義鬼神謂人之鬼神故以后稷句龍言之。此鬼神與昭穆死  
喪相類故知非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也。子曰至其宜。正  
義曰前經明郊社等之禮各有所由故此經更廣明郊社嘗  
禘明而用之則有功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之事。治國  
其如指諸掌而已乎者郊社所以祭天地嘗禘所以祭宗廟

皆是事之難者若能明之得理則治之諸事其如指掌中之  
物言其易了。是故官室得其度者前經以說明乎郊社嘗  
禘治國如指物於掌中此以下明治國諸事各得其所官室  
得其度者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其依禮之度數凡言得者  
皆得法於禮也。量鼎得其象者象謂法象言斛斗之量三  
牲之鼎各得其制依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  
象。味得其時者謂春酸夏苦之屬得其依禮之時。樂得其  
其節者謂樂曲之節。車得其式者式載也言所乘之車各  
得其所載之尊卑。鬼神得其饗者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  
食也。喪紀得其哀者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  
得其黨者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  
之義理。官得其體者體謂容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  
之體。政事得其施者言布政治事各得其所施之處也。  
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者合結用禮之功也。錯  
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置行之於前則凡萬事動  
用皆得其所宜也。注三族至合同。正義曰云三族父子  
孫也者族屬也。從己而言父子孫於己最近唯父子孫耳。案  
昏禮三族之不虞。鄭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與  
此不同者彼為請期恐有期喪廢昏故云三族宜據期喪者  
故與此不同云量豆區斗斛也者案春秋左氏昭三年傳云

疏  
貢子



齊舊四量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注云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又律麻志云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是豆區斗斛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者案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云冬獻狼夏獻麋是也云式謂載也者謂車有式以載人故云式猶載也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以下別云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則此辨說非政事故以為禮樂之官教學者舉禮樂則詩書可知云黨類也者言教學各以其書之義類故云得其黨云體尊卑異而合同者猶人身之有手足手足異於身而共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子曰至衆也。正義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事有害。即事之治也者夫子更廣明禮事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治理言萬物之治皆由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者瞽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偃偃乎何所之適。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者此以下皆謂無禮有失也。翻前經得禮之事也長幼失其別者別即辨也。戎事失其策者前云戎事閑也今云失其策者策謀也若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軍旅武功失其制者前云武功成也此云失其制由不成故失制也。政事失其施者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也。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者

以無禮自加而錯於行事故萬事皆失所宜也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者結失禮之惡也祖始也洽合也每事如此則為君上失德不可為衆人之倡始而使和合者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

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彝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



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猶有九焉言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

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與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

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

振刊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

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也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

王之德示事也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賦古犬

反縣音玄注同闕苦完反籥音藥中丁仲反不同還音旋

齊本又作蕢在細在私二反注同更音庚下同鷺音路

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

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

於德於禮虛

繆謨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宴禮行也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夫卿大夫

元子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

繆音謨注同行下孟反又如字夏戶嫁反太子音泰下大

子下文大平同適丁歷反選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

宣面反造才早反徐七到反

禮行之其在人乎

文為文章所為子貢越席而對曰敢

問夔其窮與

見其不達於禮。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此賢人也非不能非所謂窮。傳文專反注同疏。子曰至人也。正義曰以前經以下孔子摠為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為重故此經特明之今各隨文解之。猶有九焉者言上經所說禮外猶有九事焉今為汝說之。大饗有四焉者言九事之中兩君相見大饗有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



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飲  
畢而樂闋是二也至工入升歌清廟是三也歌畢堂下管象  
武是四也是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賦畝之中事之聖  
人已者苟誠也謂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賦畝之中衆人  
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為君聖人已者已謂語辭言如此  
者是聖人也。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者諸侯來朝兩君相  
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者謂鐘磬與而動作謂金奏  
作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賓主及階揖讓升堂主人  
獻賓賓卒爵而樂闋是大饗之一也又於此之後賓酢主人  
而縣興主君飲畢而樂闋是大饗之二也鄭注所謂金再作  
是也。下管象武者謂升歌清廟是大饗之三也堂下管中  
吹象武之曲是大饗之四也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  
廟之一句下文既詳故於此畧之。夏籥序興者夏籥謂大  
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於是陳列薦俎次序禮  
樂備具百官從夏籥序興至此重贊揚在上之衷。如此而  
后君子知仁焉者仁猶存也君子見上大饗四焉知禮樂所  
存在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者是也。大饗四禮之外加有此五  
事摠為九也但以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上此之五事  
折旋揖讓其理淺露故別於下。行中規者謂曲行配前為  
第五。還中矩者謂方行也通為六也。和鸞中采齊者采

齊樂章名言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謂出門迎賓之時通前  
為七也。客出以雍者雍詩樂章名也言客出之時歌雍以  
送之通前為八也。徹以振羽者振羽即振鷺詩亦樂章名  
也言禮畢通徹器之時歌振鷺也通為九也。是故君子無  
物而不在禮矣者言無事不在禮萬事皆在於禮也。入門  
而金作示情也謂賓入門之後至主人飲畢而金鐘之聲再  
度與作金性內明主人獻賓而金作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  
酢主人而金作是賓示主人以敬情覆上縣興之文也。升  
歌清廟示德也者清廟頌文王之德故云示德也此覆說上  
文但前文畧而不載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者象謂武王伐  
紂之樂事謂王業之大事故下管象武示王業之事也此覆  
釋前文下管象武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  
相示而已者言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  
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注猶有至事也。正義曰  
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經云兩君相見故知是饗諸侯來  
朝謂鄰國相會也云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者  
是數大饗有四之事實金再作是二也升歌清廟是三也下管  
象是四也云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者以經先云大饗有四焉  
乃云事之故鄭注亦先數四事乃解事之也而皇氏以夏籥  
序興與下管象武合為一為大饗之事四今鄭數四事直云



下管象武。不數夏籥序興。又經云金作示情。清廟示德。下管示實。不論夏籥。皇氏通數夏籥。其義非也。云縣興。金作也者。解經人門而縣興。謂金奏第一作也。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至。主人獻。賓賓。再拜。受爵。樂闋。是金一作也。但大射以臣為賓。故及庭。始金奏。若鄰國君來入門。即金奏也。云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案大射禮。主人獻。賓之後。主人洗象。觚。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大射禮。謂臣為主。而獻君。若兩君相見。則賓獻主君。故獻主君。又作也。云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者。以經云下管象武。即云夏籥。序興。是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更遞而作。故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云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以雍是詩篇名。振羽。即振鷲。故知與采齊之等。皆是樂章之名也。云武象。武王之大事也。以此象武。與清廟相對。清廟是文王之詩。故知象武。是武王之樂。案周頌。維清。奏象武也。注云。武王制焉。盧解。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王肅以為大饗九者。其下五事與鄭同。又以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為一也。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為四也。添下五事。

為九也。○子曰。至禮虛。○正義曰。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經申明禮樂之義。理謂道理。言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也。○樂也者。節也者。節制也。言樂者。使萬物得其節制。○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者。言古之君子。若無禮之道理。不妄與動。無樂之節制。不敢與作。○不能詩於禮。繆者。以詩能通達情意。得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繆。言行禮。必須詩。不能樂於禮。素者。素謂質素。言樂能有音聲。緩兆于戚。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薄於德。於禮虛者。言內心厚於其德。則外充實。若內心淺薄。於德。則於外禮空虛。言行禮。必須德。言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為善也。○注王制。至禮樂。○正義曰。引王制者。明上從天子。下至國之後。選皆須禮樂。而成證。經之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云皆知諸侯之禮樂者。以前經大饗。是兩君相見。諸侯禮樂之儀。此經申說。前經云。君子無理不動。故知尊卑皆是諸侯之禮樂。○子曰。至人也。○正義曰。前經明禮為諸事之本。此經明行禮為在禮者。人之文章。所為亦在於禮。言禮為制度。文章之本。為在禮者。人之文章。所為亦在於禮。言禮為制度。文章之本。行之。其在人乎者。言能行其禮。全在人乎。謂人能行禮也。○子貢至人也。○正義曰。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



夔之善樂不聞夔之達禮意謂夔身全不解禮故越席而對  
夫子云敢問此夔於禮其窮困與○子曰古之人與者言今  
人解樂則全不知禮夔是古之人與但不曉達於禮耳非全  
不知也○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者古與今  
異古之人也明達於禮而不甚明達於樂者但謂之樸素不  
備具耳不得稱於樂為窮○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者  
言古之人但明達於樂而不甚明達於禮者謂之偏半而不  
備耳非是於禮為窮○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  
此名也言夔禮樂兼有但樂優於禮故特通達於樂不甚通  
達於禮是以傳於此賢名流於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  
此名也古之人也更重美夔云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別也若  
今人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則全不知禮也○素與至謂窮  
○正義曰素與偏俱不備耳者言素之與偏俱是不具非是  
全不知也故稱耳以結之云非不能非所謂窮者言夔非是  
不能行禮但不特通達非謂全不知於禮為窮困也故虞書  
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而皇氏以達為  
掌言夔掌樂不掌禮達訓為掌於  
義無文又與鄭注意乖其義非也子張問政子曰師  
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

已言禮樂足以為政也錯猶施行也○子曰師乎絕句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

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  
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  
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  
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  
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  
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日  
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  
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  
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



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為瑞。應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復扶又反。鋪普胡反。徐音孚。樂之音洛。又音岳。治直吏反。注同。與字又作與。鳥報反。阼才故反。符長丁丈反。隱義云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應應對之應。徐於甌反。處昌慮反。三寸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昭章遙反。徐之紹反。明也。矇音蒙矣。本亦無矣字。疏子張至矇矣。正義曰舉而之道明於禮樂與舉而錯行之言為政在此而已者。錯行也。言為政之禮也者。言為禮之體不在於几筵升降酬酢乃謂之禮。但

在乎出言履踐行之謂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者。言樂不在於羽籥鍾鼓乃謂之樂。但在乎身之行。天下愛樂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力謂勉力也。言君子勉力勤行此二者禮樂之事則天下太平。○萬物服體者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而皆來為瑞應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賓主之處言但用目準視巧思存意雖不由法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不可不有也。○席則有上下者言布席之時不可無上下。○車則有左右者言乘車之時不可無左右。○行則有隨者謂少者在後相隨。○立則有序者謂並立則有次序。○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上言得禮則治自此以下言失禮則亂故準上文。○皆出此塗出也者由從也塗道也道謂禮樂言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使貴賤長幼遠近男女殊別外內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禮樂塗道出其此事也。○注服體至改也。○正義曰謂萬物之符長者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五方瑞應之長也云與阼賓主之處也者爾雅云西南隅謂之與與之外則有賓位所在東階謂之阼故曰賓主之處云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言經中目巧以上論說禮樂之事或質文沿革隨時變改自目巧以下尊卑上下萬代恒行故云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



十月二日讀此卷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五十技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節

孔子至者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不節之則失在於愚

闕本同監毛本之作制考文云

子產爭承之類是也

惠棟按宋本作承與左傳合此本

天子者與天地參節

然後玉鏘鳴也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

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嘉



故朝覲之禮節

婦曰昏

問本同監毛本婿作婿岳本同衛氏集說嘉靖本並同疏放此

故朝至亂患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則豫防障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防作坊衛氏集說同

禮本坊亂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坊作防

故禮之教化也微節

差錯若毫釐之小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毛本釐作釐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然後言其喪筭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喪筭毛本筭作算注同

備其宗廟

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毛本備作修

求得當欲

各本同毛本得誤德

哀公至禮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侍坐於哀公節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言誤焉疏同

猶吾妻子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猶誤乃

孔子至順矣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謂所以親此婦人亦親已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亦親上有欲使婦人四字

衛氏集說同

則是捨夫敬心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夫作去衛氏集說同



則使上卿逆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亦作逆閩監毛本逆作迎

不得其辭之請少進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之字

振救也閩監本同毛本救誤敬下其禮足以救之同

言妻所以供案盛祭祀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妻下有者字

此論人君治國政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君誤臣

愾音近慙慙為息閩本同監本慙慙作愬愬毛本作愬惠棟按宋本作愬

毛詩傳文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文誤云衛氏集說亦作文

而從者三千成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成作乘按詩絲疏引書傳略說亦作乘字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節

公曰至親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對以敬身之理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理誤禮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節

事父孝故事事天明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孝誤母

公曰至成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有罪戾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戾作失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衛氏集說同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節

子貢辨近於給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辨作辯疏同嘉靖本同

子貢至慈仁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師爾過節

言斂鈍不同 各本同釋文鈍作頓假借字

而車梁不成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車作輿衛氏集說同

子曰至教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子產若衆人之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上有猶字

而車梁不成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車作輿

子貢退節

以之軍旅有禮 各本同石經同毛本軍誤君

官失其體 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體誤禮嘉靖本作躰俗字

子貢至衆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五字無山并鼎云子貢至衆也宋板此上有正義曰前經

別諸事得理止而使和合者也十七字

此一節明子游問禮 閩監本同毛本游作貢

然如是 惠棟按宋本然下有猶字衛氏集說同此本猶字脫閩監毛本同

此以上皆是存留死事之善者 毛本如此此本上皆是三字闕閩監二本闕上

皆二字考文云宋板無皆字

射謂鄉射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鄉射下有也字

則治之諸事 惠棟按宋本有國字此本國字脫閩監毛本同

按周禮食醫春多酸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醫誤醬

子曰慎聽之節 惠棟按云子曰慎聽之節宋本分以禮樂相示而已矣之上合子貢退節

爲一節子曰禮也者至其在人乎另爲一節子貢越席至古之人也另爲一節



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與誤與毛本獻誤厭考文云宋板亦作獻

通為六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通下有前字衛氏集說同。下通為九也故此

言禮畢通徹器之時閩監毛本同考文云惠棟按宋本無通字衛氏集說亦作禮畢徹器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者字脫閩監本同毛本者字有也字脫

大射禮謂臣為主人而獻君惠棟按宋本有人字此本人字脫閩監毛本同

下管象武即云夏籥序興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云字

君子無理不動閩監本同毛本理誤禮

子張問政節

作鐘鼓閩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鐘作鐘石經同岳本同

室則有與阼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與云字又作阼考文云古本與作阼下及注同

子張至矇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道謂禮樂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有也字

長謂五方瑞應之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一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陸曰閒音閑鄭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倦而不褻猶使一子

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

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

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

凱弟樂易

也。凱本又作愷又作愷在反注同弟本又作愷徒禮反注同樂音洛易以致反

孔子曰夫民

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

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矣。

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哉也。裁音災。

**疏**

正義曰。但此篇子夏之問。

大畧有二。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德。參於天地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但上節問民之父母。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覆。五至三無之事。今各隨文解之。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此詩大雅。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此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者。子夏舉此詩義。而問夫子。欲為何事。得為民之父母。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以聖人行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悉。觀其萌兆。觀微知著。若見其積惡。必知久有禍災。故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若為民父母者。當須豫知禍害。使民免離於禍。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知之。必云。四方有敗。子夏曰。民之父母。此主為民除害為本。故舉敗言之。

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亦至焉。樂亦至焉。哀亦至焉。哀樂

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

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

之謂五至。

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宵心也。塞。滿也。哀。樂音洛。音岳。頃耳。音傾。好惡。並如字。一音。

**疏**

問五至之真。孔子為說五至之理。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者。志謂君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詩者。歌詠歡樂也。君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禮之所至。禮亦至焉。者。君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之。故禮亦至極於民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為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焉。能悲哀憂恤。至極於下。故云。哀亦至焉。哀樂相生。若言。哀生於樂。故上云。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凡物先生而後死。故先樂而後哀。哀極則生於樂。是亦樂生於哀。故云。哀樂相生。此言哀之與樂及志與詩禮。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是故正明。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亦至焉。樂亦至焉。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者以此五者君與民上下同有感之在於胃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志氣塞乎天地者塞滿也。人君既與民五事齊同上下俱有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此之謂五至者。所以能致如此者由行五至之道故云此之謂五至。注凡言至心也。正義曰云凡言至者謂經中五事至者也。云至於民也者君行五事至極於民云志謂恩意也者但志兼善惡此志下極於民故知是恩意也。云詩謂好惡之情也者詩者詠歌所好者則美之所惡者則刺之是詩有好惡之情也。君之與民上下共同故經云詩亦至焉云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謂自此志之所至以下五事皆是民之父母所行也。云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者謂推其已之所有亦欲民之俱有若已欲恩愛民亦欲恩愛已有好惡民亦有好惡已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已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已所有與民共之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

矣。敢問何詩近之。

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孔

孔

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

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無服之喪也

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

有鐘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

則民效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則恤之言君於民

有喪有以則恤之則民效之此非有衰經之服也其命依注

音基有音又遠大計反注同選宣面反謝音扶又音蒲匍音

服又蒲北反傲胡孝反賙音周衰七雷反經大結反

疏節子夏問三無之事夫子答以所近之詩

以三無子夏意猶未曉更問何詩近之夫子答以所近之詩

以開子夏之意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三者皆

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

無聲之樂也者此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其詩云在上昊

天有成實之命二后受之謂文武二君承受之成王不敢康

言文武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基命宥密者夙早也夜暮

言文武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基命宥密者夙早也夜暮



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寡也。密靜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今此言以基為謀言。早夜謀為政教於國。民得寬和寧靜。民喜樂之。於是無鐘鼓之聲。而民樂。故為無聲之樂也。威儀速速不可選也者。此詩邶風柏舟之篇。刺衛頃公之詩。言仁人不遇。其威儀速速。然安和不可選。數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則效之。非有升降揖讓之禮。故為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也。言凡人之家。有死喪。鄰里匍匐往救助之。此記謂人君見民有死喪。則匍匐往救助之。民皆倣效之。此非有衰絰之服。故云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於此乎。意以為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詩之義。其說有五也。子夏曰。何如孔

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

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

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

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

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

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

于孫子。

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考也。使萬邦之民。鏡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微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施及以政。反下同。畜許六反。聞音問。下令闕并注。同施易也。並以豉反。

**疏**子夏至孫子。正義曰。此一節言子夏既聞三無意以

事孔子。曰。何為其然也。者。子夏既聞孔子之言。猶疑其未盡。故更問夫子。而夫子答云。何為其然。然猶如是。言何為如是。盡也。言其義猶未盡。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者。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言猶有五種翻覆。

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言猶有五種翻覆。



說其義興起也。無聲之樂氣志不違者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志氣二云志氣既得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既發起也是從微至著威儀遲遲者初時但舒遲而已二則威儀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內恕孔悲者初則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注云孔甚也畜孝也。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畜孝祭統云孝者畜也故畜為孝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

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勞勞來。勞力報反注及下同來力代反。子夏曰敢

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

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

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

九圍。是湯之德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降

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

命至於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

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

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昭音照本亦作

照湯齊依注音躋亦作躋子兮反詩如字日人實反齊側皆

反注齊莊同詩作躋子兮反假音格注同遲直私反祗諸夷

反使王于况反下疏至大王之德一節子夏問三王之德

參於天地夫子答以行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大

禮記卷五十一



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甚舒緩○上帝是祗者上帝天也祗

敬也言天於是敬愛之○帝命式于九圍者式用也九圍九

州之界也言天命湯之用事於九州為天子也詩之本注如

此今此記注意言殷之先君施其政教奉行天命不敢違也

至于湯齊者齊躋也躋升也言至於成湯升為國君湯降下

政教不遲緩其聖敬之德日日齊莊昭明也假至也言湯之

明德下至於民遲遲然安和不急疾此與詩注稍殊大畧同

○注帝天至德也○正義曰帝天帝者恐有人帝之嫌故曰

天帝降下也式用也釋言文假至也祗敬也釋詁文云是湯

奉天無私之德也者以上云奉三無私下即引詩論湯之德

言湯之助德下降於民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

遲遲安和是無私之專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

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

者皆人本所當奉行以為政教○神疏天有至教也○正

氣風霆音廷絕句風霆流形絕句○神疏義曰前經云奉三

無私次論湯德此經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為教天有四

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者言天春生夏長秋殺冬

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聖人則之

教故云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

生無非教也者神氣謂神妙之氣風霆雷霆也神氣風霆流

形謂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庶物露生庶衆也言衆

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法則此地之生物事

事奉之以為教也故云無非教也神氣風霆亦天之所有故

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今屬於地

者其實神氣風霆天地共有春秋冬夏是天之神氣既稱春

秋冬夏故於地變言神氣但氣從地出又風清明在躬



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  
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  
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者欲市志反注同嵩息忠反  
嶽音岳峻私俊反翰胡旦反徐音寒蕃方表疏也○正義  
反為之于偽反下川為嶽為皆同賢知音智也○正義  
曰此一節明周之文武之德○清明在躬者清謂清靜明謂  
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躬身○氣志如神者氣志  
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嗜欲將至者嗜欲謂王位也王  
位是聖人所貪故云嗜欲方欲王天下故云將至有開必先  
者言聖人欲王天下有神開道必先豫為生賢知之輔佐○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此譬其事由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  
為之出雲言文武將王之時豫生賢佐但文武之時無此生  
生賢佐之詩故孔子引周宣王之詩生賢佐之詩以證之○  
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者此詩大雅嵩高之篇美宣  
王之詩嵩然而高者惟是五嶽其形高峻至于天○惟嶽降  
神生甫及申者惟此五嶽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  
也以甫侯申伯先神伯夷享嶽神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為  
生申甫也○惟周之翰者翰幹也言申伯甫侯為周之積幹  
之臣○四國於蕃四方于宣者言此申甫為四方之國作蕃

屏又於四方宣揚王之德化此文武之德也者詩之所論當  
此文武之德以文武無私所得賢臣唯造為四方蕃屏及四  
方宣揚威德不私為己是文武奉天無私之德也○注仲山  
甫及申伯○正義曰案詩嵩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  
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贖刑謂呂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  
四岳之祀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崧高生甫及申全別  
此云仲山甫者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注在  
前故以甫為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  
伯夷之後故三代之王也必先令聞詩云明明  
與禮別也○三代之王也必先令聞詩云明明

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已不倦○三代至德也○正義曰此一節總結三代以其  
止也○三代至德也○正義曰此一節總結三代以其  
者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先有令聞也○詩云明  
明天子令聞不已者此詩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  
天子謂宣王也令善聲聞不休已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  
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已故云三代之德也案上  
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孔子答以三王之德奉三無私  
此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所以前文唯云湯與文武



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為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也

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弛施也協和也大

將興始有令聞弛徐式氏反一音式支反注同子夏蹶

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承奉承不

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蹶居疏曰此亦江漢之詩接

衛反徐音厥隊直媿反辟音避

德和協此四方之國則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不忍鬪其民乃徙

居岐山之陽王業之起故云大王之德也

坊記第三十陸曰坊音防徐扶訪反經文皆同鄭云

失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

也疏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

者也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辟

修昌氏反又尺氏反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故

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命謂疏

子言至坊欲正義曰此一節發端起首揔明所坊之真但

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三十八章悉言子云唯此一

言之者以是諸章之首一篇揔要故重之特稱子言之也餘

章其意稍輕故皆言子云也諸書皆稱子曰唯此一篇皆言

子云是錄記者意異無義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

經其論一事每稱子云以此坊民或有一經之內發初言子



上大設其坊坊之而人猶尚踰越犯躡況不坊乎故君子禮以坊德者由民踰德故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也。刑以坊淫者制刑以坊民淫邪也。命以防欲者命法令也欲貪欲也又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也。子云小

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約猶窮也。喬音驕本亦作驕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

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

差士有爵命之級慊恨不滿之貌疏子云至益亡。正義曰此一節明小人貧

也慊或為嫌。嫌口筆反級音給。疏曰此一節明小人貧

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文使富不至驕貧不至

約。故聖人之制富貴也者既其置坊故聖人制為富貴貧

賤之法也不云貧賤畧其文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者此為

富者制法也制富者居室丈尺組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

足至驕也。貧不至於約者此為貧者制法也制農田百畝

桑麻自贖比問相調不令至於約也。貴不慊於上者此為

貴者制法也貴謂卿士之屬也慊恨不滿之貌也聖君制其

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爵以薄於己者也。故亂益亡者結上文也益漸也亡無也使富而不驕貧而不

盜貴又不恨故為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者亦從可知也。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

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眾家恒多作亂。呼報反下同樂音洛又音岳幾居豈反又音譏。好

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言民之貪為亂者安其音徒行下孟反惡鳥路反下猶惡皆同。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

者。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二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乘繩證反下注同高古報反長直亮反下同。疏子云至畔者。正義曰此一節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僭畔逆之事。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者言家族



衆多必致禍亂。家族衆而得寧者，普天之下，其幾多人矣。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得寧，如此三者，言天下極少。故云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此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言民之惡者，貪爲禍亂，安爲荼毒之行，以害於人民多如此，故云上三事天下甚少。○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者，以天下爲惡者多，故爲限節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大夫之國不得過百乘，以大夫都城不得過百雉，於時卿大夫亦有時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注古者至之一。正義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案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可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地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爲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大司徒云：五師爲軍，則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是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

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師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注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故成元年作上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又論語云：道千乘之國，鄭注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但十里八里不同於上已釋。此皆謂天子諸侯兵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摠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城方十里，出



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眾七十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齋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甸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高一丈長三丈為雉者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為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為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百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五為節國家謂城方也是子男城方五百里也云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為百雉也但國城之制凡有二義鄭之此注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案鄭駁異義又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都村預同焉與鄭此

注異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為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夫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能氏以為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賈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位也。別彼列反。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

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

恐民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者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詩云。相彼

盍且。尚猶患之。盍且。夜鳴求且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

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眾也。子云。君不與同姓

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

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

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于。殺音試。本又作弑。曰此一節。明章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章疑者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別微者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者。言春秋之義。但書其卒。不稱其楚越王喪葬之事。謂書卒不書葬也。若書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案春秋越子卒。經傳全無其事。但記者據越稱王之後。追而言之。非當時之事也。禮君不稱天者。謂諸侯之君。臣子不得稱之曰天。公辟天子。大夫不稱君。謂諸侯之大夫。家臣不得稱之為君。辟諸侯也。恐民之惑也。者所以不稱者。恐民之疑惑也。詩云。相彼盍且。尚猶患之者。鷓且。是求且之鳥。夜中而鳴。以求早且。不可得也。言人視彼求且之鳥。欲反夜作晝。是鳥無識也。求不可得之物。人猶尚惡之。况人上僭於君。求不可得之物。以下亂上人。惡之可知也。注春秋至昆弟。正義曰。所引春秋傳者。案宣公十八年。楚子旅卒。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若書葬。當書葬楚莊王。辟其王之號。故天子為天王者。則春秋稱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云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則下引周禮主友之讎。是稱主亦

疏

子云至患之。正義

禮記疏卷五十一



據臣下自稱已大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官人汎例  
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為其君布帶繩履  
傳言君謂有采地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下曲禮云執  
主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也故左傳晉土句謂荀偃  
為主云事吳不敢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者案  
魯語云季孫問於公文伯之母曰主者亦有以御服乎是也  
○注蓋且至眾也○正義曰此逸詩也言夜是開時此鳥必  
欲求明是求而不可得者也意欲反夜而為旦猶若臣之奢  
僭欲反下而為上也○注同姓至服爾○正義曰云其非此  
則無嫌也者謂非此先王先公子孫不有相承繼之勢則無  
所嫌疑得同車也云僕右恒朝服者謂僕及車右身衣朝服  
○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  
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云唯在軍同服爾  
者案春秋傳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旅又公羊成二  
年鞏之戰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  
軍同服○詩云至斯亡○正義曰所引詩者小雅角弓之篇  
刺幽王之詩言小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共相怨恨各在一方  
不相往來又受爵祿不肯相讓行惡至甚至於滅亡引之者  
證上每事須讓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則亂益亡亡無也。子云自此以下本或作子曰。故君子與其使

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已則近貪已勝

祿則近廉。近附近之近。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

而就賤民猶犯君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簪豆。有加重貴秩異者。觴音傷。衽而審反。

又而鳩反。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

至于已斯亡長善也。言無善之人善惡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好呼報反。子

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寡君猶言少德之君

言之。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僭



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借音

佩下及注同偷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

音偷本亦作偷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

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畜許

六反注同毛詩作勗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為莊姜衎苦且反

死而號無告。死者見借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疏

告無理也。號戶羔反注同冤於苑反子云至無告。正義曰此一節明坊人借死嚮生之事。

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謂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

俱得君上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者謂在上以此化

民則民皆不借於死者。先亡者而後存者亡謂身為國事

亡在外存謂存在於國內若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

與國內存者。則民可以託者謂在上以此化民民皆仁厚

皆可以大事相付託也。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者此邶

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之詩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

公以婦道勗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引詩以勗為畜鄭

又以為衛定公大夫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

公獻公無禮於定姜欲令獻公當思念先君以畜孝於寡人

。民猶借死而號無告者言民猶尚借棄死者其生者老弱

號呼無所控告。注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正義曰

偷謂苟且言人既不苟且棄借於死亡則於生存存在者不棄

薄信著矣。注此衛至寡人。正義曰云此衛夫人定姜之

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

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者案鄭志荅曰吳樸云

注記時孰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

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言

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

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技其綺反注同各力刃反又力鎮

反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

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行下孟反畜勸大反疏先言。

正義曰此一節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君子約言者省約

其言則小人多言也。小人先言者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

其言則小人多言也。小人先言者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

其言則小人多言也。小人先言者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



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也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酌猶

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取也

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施始鼓反下同故君子

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重泄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

難。莅音利又詩三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先民謂音類難乃且反詩三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先民謂

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詢音荀芻初俱反蕘如造反

子云至芻蕘。正義曰此一節論上取民心則民報禮重之事。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者酌取也言在上人君取下民

之言以為政教既得民心民皆喜悅則在下之民仰君之德如天敬此在上所施之恩澤言受上恩澤如受之於天尊之

也故云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者若在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下不天上施則亂者

言在下之民若不仰君如天敬此在上則施之恩澤雖有君恩而在下不領則禍亂之事起也。民之報禮重者以君子

在上用信讓以臨百姓則民之報上之禮心意厚重能死其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

之詩也言厲王不用賢人之言故詩人刺之云先民謂先世之君王將有政教之言必先詢謀採於芻蕘之賤者引之者

謂上酌民言之事。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

筮履無咎言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

爭爭鬪之爭履如字毛詩作體女音汝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殘

下及下文皆同嚮許亮反本亦作鄉。子云善則稱人

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錡

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謀也錡京錡宮也言武王

兆正之武王集成之此臣歸美於君。子云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



入告爾君于内。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

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

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於音烏下火吳反注同。子云。善則

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考。大誓曰。子克紂。非

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

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大音泰本亦作泰注同。疏云

至無良。正義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之喪凡有三節上經論與凡人次經論臣於君下經論子於親各引詩

書以結成之其經首皆言子云。詩云考卜惟王至武王成

之者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詩考卜惟王者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度是鑄京者度謀也言所以卜者謂謀居是鑄京惟龜正之者謂龜能正其吉兆。武王成

之者謂築成都邑。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内者嘉善也猷道也言爾有善謀善道則入告爾君於内。女

乃順之於外者言先告君於内乃順行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者言此善謀善道惟是我君之德也。於乎是

惟良顯哉者既推德於君又歎美君德云於乎是君德惟良善顯明哉。泰誓曰至予小子無良者克勝也武王云我之

克紂非我武惟我文考無罪於天為天所佐若紂克於我非我文考有罪惟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致敗也。注此臣歸

美於君。正義曰下經始據臣之於君此經據凡人相於而云歸美於君者以歸美於它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惟龜正之

歸美於君以證之。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正義曰知君陳蓋周公之子者以善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

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書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以伯禽周元子既封

於魯命君陳令居東郊故知伯禽弟也。注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正義曰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

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子云。君子弛其

親之過而敬其美。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論母之過。弛式氏反注同。



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以已善

駭邦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高宗殷王

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聲之誤

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謹依注音歡火官反

樂音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

謂孝矣。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

諫此所謂不倦鄂五各反本又作譏說音悅復扶又反詩

云孝子不匱。匱乏也孝子無乏也子云睦於父母

之黨可謂孝矣。睦厚也黨猶親也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詩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

弟交相為瘡。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也交猶更瘡病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

君子以廣孝也。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

既反差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

辨。辨別也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同位尊

其相襲為子偽反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也

下專為同襲息列反父之道宜尊嚴。厥辟不辟並必亦反注同子云父

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

讙。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

孺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民謂天子諸侯也長



丁丈反注及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主也

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

有所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疏子云至其親。正義曰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作孝故此一節廣明為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

忘孝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子弛其親之過者弛謂棄忘若

親有過失孝子棄忘之不藏記在心也。高宗云者此尚書

說命之篇論高宗之事故言高宗云高宗非書篇之名三年

其惟不言者在父喪三年之內其惟不言政教。言乃謹者

謂三年服畢之後言論政教天下皆歡樂也注高宗殷王武

丁也名篇在尚書。正義曰案其惟不言之文在尚書說命

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而鄭云名篇在尚書則是高宗篇

上有此二言與書之文不同者鄭不見古文尚書序有高宗

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

尚書。子云至不匱。正義曰詩云孝子不匱者是大雅既

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告太平之詩言孝子行其孝道不有匱

乏之時。子云至為瘡。正義曰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者言

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為孝故君子因此親睦之道以會聚

宗族為燕食之禮。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此詩小雅

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不親宗族故父兄刺之令善也

言此有德之人善於兄弟故綽綽然而有寬裕。不令兄弟

交相為瘡者瘡病也言無德小人不善兄弟交相為病害。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七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宗廟之禮

敬祀事

教民追孝

也

疏

子云至其親

正義曰

上文承善則

稱親則民

作孝故此

一節廣明

為孝之道

以坊於民

民猶有

忘孝之事

各依文解

之君子弛

其親之過

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

過失孝子



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菲芳鬼反薄也去起呂反。故食禮主人

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

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

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

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信矣。饋其位反禴音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 以此示民民猶

爭利而忘義。疏 子云至忘義。正義曰前經坊民以為

故君子不以菲廢禮者菲薄也言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

不行。不以美沒禮沒過也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其事沒

過於禮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者東

鄰謂紂西鄰謂文王也紂之國中祭而慢禮雖殺牛以祭不

如西鄰文王國中以為禴祭但殺豕而已以其祭儉而恭敬

故也。寔受其福寔實也言寔為神所加福祿。詩云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者此大雅既醉之篇言成王祭祀合於禮儀既

盡也言君臣上下盡醉以酒至於祭之末觀十倫之義盡飽

以德。注東鄰至信矣。正義曰東鄰謂紂國中也既云東

鄰西鄰據一國之辭非唯紂文王一身而已故云國中言

一國皆然也云此辭在既濟者是既濟九五爻辭也鄭注易

九五曰互體為坎也又互體為離離為目坎為月日出東方

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此注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

承一人焉以為凡遇之者趨走以教敬也。戒謂

也承猶事也。齊側 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

下示不淫也。淫猶貪也澄酒清酒也三 尸飲三衆

皆反注同散悉但反 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

下示不淫也。酒尚質不尚味。醢音體 尸飲三衆



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

賓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言祭有酒肉羣昭羣

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昭常通反。

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卒盡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度如字法度也。徐涂洛反。

**疏**

子云至卒獲。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恭

敬之義使禮儀各得其所。七日戒者謂散齊也。三日齋者謂致齊也。承一人焉以為尸者謂承奉一人焉尊之為尸也。示民不淫也者淫猶貪也。然醴齊醢齊澄酒味薄者

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者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

少是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者謂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

民相親睦也。故堂上觀乎室者沈重云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堂下觀乎上者謂在堂下之人

觀看於堂上之人以為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者此小雅楚茨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古之

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注澄酒至尚味

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玄酒

在室醴醢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

為沈齊酒為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

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醢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

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醢在戶爾。

注主人至獻賓。正義曰知主人主婦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禮特牲文也。子云賓禮

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霽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

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為堂。霽力救反。飯扶晚反。牖音酉。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既葬哀於壙是弔之。周於送

於苦是反。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死尤僿

豐祀充養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疏**

子云至葬者。

正義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不備之事實禮每進以讓者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賓禮每進以讓。死民之事也吾從周者上既云殷周弔節不同孔子明言所從之事故更言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言死是民之終卒之事宜須送終備具若殷人弔於壙情猶未盡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後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也。子云升自客階受

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

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

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

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爭爭鬪之爭下民爭同殺音試注及下同一音如字卓勅角反注同 以此坊民。子猶有

弒其父者。

弒父不子之甚

**疏**

子云至父者。正義曰此節明

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也。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謂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沒喪不稱君者沒終也謂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者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弒是踰年稱君。注云謂反哭時也。正義曰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葬於墓又云薨而不葬者即云升自客階承葬文之下故知反哭時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注春秋至君矣。正義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弒其君是史之策。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

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



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圍也。○第音悔。鄭段徒亂反。本亦云鄭叔段也。遲直志反。而為喪父三年喪。子偽反。圍魚。呂反。晉惠公太子懷公名。

君三年。示民不疑也。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父

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

也。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

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

示民不敢有其室也。臣亦統於君。父母在，饋獻不及

車馬。示民不敢專也。車馬家物之重者。饋本又作餽，音同。以此坊

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疏子云至其君。正義曰此一節明事君父

之道。○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者用孝以事君，用弟以事長，示民以恭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

相敵。若鄭叔段貳君於兄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君子謂國君之有君在不謀欲仕官。若謀仕官似嫌為政之遲，故

欲速為仕也。○唯卜之日稱二君者，二當為貳。謂副貳也。謂

君有事故不得親臨卜筮，其嗣子為君而下，其辭得稱君之

貳。某告龜筮也。○示民不疑者，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

也。○注自貳至圍也。○正義曰案隱元年左傳稱鄭莊公弟

共叔段封於京邑，請西鄙北鄙貳於己。段又收貳以為己邑。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外國中不堪更有貳。貳之

言當卜之日君應須親臨。君有事故而適子為君卜也。者

當為貳者小二是一二之二。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副貳之

貳。不取一二之二。故轉二為貳也。云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

貳。某爾者言嗣子於他餘事皆不得自稱君之時辭得曰君之

貳。之時得稱君之貳。某所以然者敬重卜之神靈，不敢私顧

父子之嫌。若不稱君貳無緣代君而下。辭窮不得不稱君貳

故也。此謂世子對君自稱也。王肅不曉鄭旨，乃引傳云太子

之貳。又云子者身之貳。又以旁人稱貳而難鄭其義非也。云

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圍也。者鄭以

書傳無世子為君卜稱貳之文，故引僖公十五年左傳之文。



以證君貳之責與此經文不正相當取其一邊耳惠公獲於  
秦者案僖公十五年傳稱晉惠公被秦伯所納既而背秦秦  
伯伐之戰於韓被秦所獲命其大夫歸立子云禮之先  
其子圍為君稱卜副貳之子圍合為君

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此禮謂所執之贊以見者也既相見

乃奉幣帛以修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贊音至見賢遍反好呼報反先財而後禮則

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

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饋不能見

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遺于易曰不耕穫不菑

畚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畚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畝三歲曰新田穫

戶郭反菑側其反畚音餘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行猶事也言務

得其祿不務其事疏子云至賤行正義曰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義禮

之先幣帛也謂相見之禮先於幣帛言先行相見之禮乃後

用幣帛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者先相見是先事而後幣帛

是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者利貪也若先用財而後

行禮民則化之貪於財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者辭謂辭

讓言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已情則有利欲故民為爭

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者饋遺也視納也言

君子之人於有他人饋遺已者已若疾病不能見其所饋之

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畚凶此易無

妄六二爻辭無妄震下乾上六二既在震卦居卑得位宜合

仕者謂合事九五被六三所隔不得往仕是道之不行雖食

其祿猶不耕穫刈不菑畚凶無功得物是其凶引之者證貪

財之事注田一至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

曰菑孫炎云始菑殺其草木二歲曰新田孫炎云新成柔田

也三歲曰畝孫炎云菑舒緩周領傳亦云三歲曰畝此云三

歲日新田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詩云

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言穧者之遺餘拮拾

所以為利穧子賜反又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

才計反摺君運反拾音十



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食時謂

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詩云采葑

采葑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葑蔓菁也。陳宋之間

謂之葑。非當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非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

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

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葑芳容反。菲芳尾反。蔓音萬。徐音蠻。菁音精。又子丁反。菑音富。又音福。并必政反。又如字下同。尚

力智反。女音汝。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疏

子云至其身。正義曰。此一節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也。不盡利以遺民者。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穝。伊寡婦之利者。此詩小雅大田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無道。矜寡不能

自存。故陳明王之時。陰陽和調。年歲豐稔。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穝。束與寡婦。拾拾以爲利。

引之者。證以利遺民者也。食時不力珍者。力務也。言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務求珍羞。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者。言大夫無故不得殺羊。坐其皮。士無故不得殺犬。坐其皮。皆謂不貪其利。以厚己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者。此

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已。故以此言恨之。言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言取妻之時。無以花

落色衰。并棄其夫。婦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者。如此則道德音聲無相乖違。則可與汝同至於死。詩之文義。其理如

此。今此記者。引詩斷章爲義。凡有二意。一則云采此葑菲之菜。但采其葉。無得并采其下體之根莖。言根莖雖美。不可并

取。則是不盡取其利。當遺與於下。二則云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之惡。并棄其葉。據下體有苦惡之時。言交友之道。無以一處之惡。并棄其遺事之善。如此。則德音莫違。與汝同

至於死。作記者。據其根善。則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據其根惡。則無得并棄其葉。不求備也。注云葑蔓至棄也。正義曰。案詩傳云。葑須也。爾雅釋草云。須葑。陸機云。又謂之

葑。吳人謂葑。從蔓。葑。幽州人。或謂之芥。云。葑。莖類者。釋草云。葑。葑。菜。郭景純云。菲。草生下澤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云

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者。鄭之此注。解此記所引本明無盡

利也。者。鄭之此注。解此記所引本明無盡

利也。者。鄭之此注。解此記所引本明無盡



利之事則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常解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  
 德之音無有乖違民之及君可同至於死今鄭以下所注更  
 別主一義與記意稍乖云此詩故親今疏者此鄭別解詩義  
 以注記之時未見毛傳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於所以云  
 故親今疏云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者此謂根惡但取葉處  
 一善而已不棄其根也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者謂一人身  
 上既有善處亦有惡處不可以惡處并棄其善也論語云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鄭引之者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鄭  
 此注前釋正合記文鄭之後釋不知何意如此今所未詳

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

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

無別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

待幣音悔注同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獻猶進也詩

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

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執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

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柯古何反

斧柄取七樹反後皆同從子容反注同橫行治其田本亦作

遊行治其田疏子云至父母正義曰自此以下終於篇

易以致反未摠坊男女奔淫之事夫婦重慎之義也

此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夫禮坊民所淫者淫貪

也言禮者坊民所貪欲之事知其非直是坊民淫泆而云貪者

以文云所淫稱所是所貪也若其淫泆則當云坊民淫泆而云貪者

云所也章民之別者章明也明民之男女令相分別使民

無嫌以為民紀者也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為民之綱

紀也民猶有自獻其身謂民之女人猶有自進其身以求

男者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者此詩齊風南山之

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

者執種也橫行也言將種麻如之

何必須橫行耕治其田然後得麻

子云取妻不取同

姓以厚別也厚猶遠也

如字又七樹反

故買妾不知其

如字又七樹反

故買妾不知其

如字又七樹反

如字又七樹反



姓。則卜之。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眾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以此

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全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

字。去起呂反。疏。同姓為妻之事。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者妾既卑賤不可盡知其所生本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

姓吉乃取之。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者依春秋之例

如夫人齊女即云姜氏至自齊以例言之此吳女亦當云夫

人姬氏至自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不稱夫人姬氏至自吳是

去夫人之姓曰吳也。但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其春秋簡牘雜

記則有之。故論語云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

其死曰孟子卒者哀十二年稱孟子卒若其不諱當云夫人

姬氏薨以諱取同姓而云孟子卒孟子是夫人之且字沒其

氏書其且字又沒其薨而畧言卒而已皆為同姓諱之鄭與

何休皆以諱取同姓而書卒左氏則以不成喪故稱卒與鄭

何異也。注孟子至且字。正義曰若既筭而字子云禮。

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子云禮。

### 非祭男女不交爵

交爵謂相獻酢

以此坊民陽侯猶

### 殺繆侯而竊其夫人

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殺音試注同

一音如字

###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

廟直

疏

子云至之禮。正義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

通反。祀不得相集會也。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言唯

祭之時乃得交爵故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

交爵也。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者以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

饗於賓是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

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反篡其國而自立故

大饗廢夫人之禮不使夫人得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

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

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祭及交爵若王於上

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與裸同也故大行

人云上公之禮王禮再裸而酢是也。注同姓至未聞。正

義曰言同姓者則上文云君不與同姓同車是也云其國未

聞者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諡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又

案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



人攝獻則繆侯所饗蓋同姓也且王於同姓雖為侯伯車服與上公同上公既再禋后與王俱禋則上公相於與王同也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禋禋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禋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禋謂異姓也內宰職云凡賓客之禋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觀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也自陽侯殺繆侯後其后夫人獻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遂廢並使人攝也

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

遠于萬反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

不人其門大故喪病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

云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

呼報反下諸侯不下漁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

及注同謂不內取於國中也不內取國故君子遠

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不親者不以手相

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篋其御婦人則進左

手御者在右前左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

不與同席而坐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嫁及成人可以寡

婦不夜死嫌思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嫌媚畧之

而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亂族犯非如匹

又作佚同如匹疏子云至於族正義曰此一節更申明

音醜一音如字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泆之事

侯不下漁色漁色謂漁人取魚中網者皆取之譬如取美色

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求魚故云漁色諸侯當外取不得下

無所擇故云不下漁色御婦人則進左手者以御者之禮

婦人在車上左廂御者在婦人之右進左手謂左手在前轉



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  
故不丁寧但畧問增損而已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舅姑妻之  
之父母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以此坊民  
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官事○迎魚敬反○  
婦猶有不至者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  
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疏曰見於舅姑舅姑承  
恐其有違而致之也○父音甫  
子以授壻者謂親迎之時壻見於舅姑舅姑謂婦之父母也  
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則昏禮父戒女曰夙夜無  
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官事是也恐事之違者  
謂恐此女人於昏事乖違故以女授壻也

十月初三日讀此卷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一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節

子夏覆五至三無之事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覆下

子夏曰民之父母節

惠棟按宋本子夏曰民之父母

敢問何為以下合下節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

敢問至五至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民有禍害

闕監本同毛本書誤哀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節

敢問至喪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密靜也

闕監本同毛本密誤寧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節

威儀遲遲

各本同石經遲遲作遲遲

起猶行也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行作從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子夏至孫子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夏曰三王之德節

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無於字岳本同嘉靖本同

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無於字

日月無私照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私昭云本亦作照

湯降不遲

各本同石經遲作遲

昭假遲遲

各本同石經遲遲作遲遲釋文亦出遲遲

上帝是祗

闕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並同監毛本祗誤祗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是祗

子夏至德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清明在躬節

嗜欲將至

石經同闕監毛本嗜作者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嗜欲按此本注亦作者嘉靖本初作者後改

嗜

嵩高惟嶽

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闕監毛本惟作維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

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惟嶽下惟嶽惟申並同

惟周之翰

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闕監毛本惟作為石經

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惟周



四方子宣 各本同石經同毛本方誤國

清明至德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無此生生賢佐之詩 惠棟按宋本不重生字是也閩監毛本無此先生作無此先生

此詩大雅嵩高之篇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寫作崧下按詩嵩高之篇同

掌四岳之祀 閩監本同毛本祀誤專惠棟按宋本亦作祀岳作嶽

弛其文德節

弛其至德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大王居邠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邠作邠

大王之德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八終記云凡三十九頁

坊記第三十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

子言之君子之道節

命謂教令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並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令誤命

子言至坊欲 惠棟按宋本無此王字

子云小人貧斯約節

士有爵命之級 閩監毛本嘉靖本並同惠棟按宋本級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子云至益亡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貴謂卿士之屬也 閩監本同毛本謂誤為

子云貧而好樂節

子云貧而好樂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同毛本云誤曰

恒多作亂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作作爲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高一丈長二丈為雉

毛本二作三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

革車十乘士一百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一字衛氏集說同

云子男之城方五百里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百字衛氏集說同

子云夫禮者節

惠棟按云子云夫禮節子云君子節子云觴酒節宋本分民猶犯君之上

為一節

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以殺云本又作弑

唯在軍同服于

惠棟按宋本子作爾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

並誤

子云至患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云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

閩監本同毛本也下有者字

傳言君謂有采地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言作云

諸侯亦稱下曲禮云

惠棟按宋本有主字此木主字脫閩監毛本脫下字

主者亦有以御服乎

惠棟按宋本作主亦有以語肥也此本主下行者字語肥也誤御服

乎閩監毛本同

取號之旂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取誤取監毛本取誤助

詩云至斯亡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按此節疏文一則此本誤接是在軍同服之後閩監毛本移

置詩云民之無良節經注之不是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節

惠棟按云詩云民之無良以下宋本另為子節

至于已斯亡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本無此五字

子云利祿節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本無此五字



言不偷於死亡

各本同釋文出不偷云本亦作偷。按說文有偷無偷

至子云至無告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欲令獻公當思念先君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思誤須

按鄭志答曰晁模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曰字晁作晁段玉裁按云晁字是也曰

字衍盧文昭按云前俱作晁模

注記時孰就盧君

惠棟按宋本無孰字是也此本孰字誤衍閩監本同毛本就上衍孰字尤

子云上酌民言節

北本主下酌民言節

民受之如天矣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受作愛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尼利

本同

故君子信讓以滌百姓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滌作蒞

子云至芻蕘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善則稱人節

言女鄉卜筮

各本同釋文出嚮卜云本亦作鄉。按經傳多作鄉嚮俗字

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二于並誤於

子云至無良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有三節上經論與凡人次經論臣於君

閩監本同毛本三誤二次

誤此

泰誓曰至予小子無良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泰作大

無罪於天為天所佐

閩監本同毛本為誤惟佐誤助



此經據凡人相於與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於誤

以歸美於它人於字閩監本同毛本它作他惠棟按宋本無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節惠棟按云子云君子節宋本分從命不忿至孝子不

置為一節睦於父母至交相為禱為一節於父之執至廣孝也為一節小人皆能養至季厥祖為一節父母在至教民追孝也為一節以此坊民二句今下敬則用祭器為一節

弛猶棄忘也閩監毛本同岳本棄作弃衛氏集說同

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識作記者

文引古本足利本作識

微諫不倦者閩監毛本嘉靖本岳本同考文引宋板者作君衛氏集說同

綽綽寬容貌也閩監本嘉靖本岳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容誤裕

交猶更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更下有也字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謂今與已位等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今字

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各本同釋文出孺子

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閩監毛本同石經猶下有有字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嘉靖本

衛氏集說並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末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有有字

脩宗廟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並同毛本脩作修衛氏集說同

有事有所尊事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並同惠棟按宋本尊事作事也衛氏集說同

子云至其親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各依文解之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依作隨

子云敬則用祭器節



盤盂之屬為燕器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孟誤于釋文出孟云音于

子云至忘義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七日戒節

示不淫也

惠棟按宋本示下有民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脫民字

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有宋中籀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民字

而獻酬之

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酬作鬻考文云宋板疇作酬疏放此

子云至卒獲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知主人主婦賓獻尸

閩監本同毛本賓上有上字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節

周於送死尤備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尤誤猶

子云至葬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云升自客階節

子云至父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云謂反哭時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云字

子云孝以事君節

子云至其君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國君之有君在

惠棟按宋本有上有子字閩監毛本脫有字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節

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祿誤樂疏

而後祿也者放此



謂所執之贄

閩監毛本同岳本贄作摯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贄

子云至賤行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民為爭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為字衛氏集說亦作故民爭也

此易無妄六二爻辭無妄

閩監本同毛本二無字並作无

猶不耕穫刈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刈誤割

無功得物

閩監本同毛本得誤德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節

子云君子

名本同石經同毛本云誤曰

是不無故殺之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不無故作無故不衛氏集說同

菲當類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當作菑惠棟按正義同

苦則棄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棄作弃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下則不棄也同

子云至其身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陸機云又謂之菘

閩監本同毛本機誤菘

與記意稍乖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記誤

子云禮非祭節

子云至之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取其夫人反奠其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反作又是也

其后夫人獻禮遂廢

閩監本同毛本后作後

子云寡婦之子節

大故喪病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病作疾宋監本衛氏集說同



疾時人厚於色之甚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於誤與考文引宋板亦作於  
象捕魚然各本同釋文出猶捕

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背之岳本嘉靖本同毛本背誤借衛氏集說背作備考文  
引宋板同閩監本十二字闕

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各本同毛本不字誤倒在十年上

嫌思人道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四字闕

問增損而已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本闕而已二字按二字當二空闕閩

監本誤四空闕

民猶淫泆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毛本泆作佚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淫泆云木又作佚。按泆佚字古多

通用

諸侯不下漁色漁色謂八字闕毛本侯字有七字闕閩監毛本漁人並誤  
謂漁人取魚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侯不下漁色漁

譬如取美色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求魚惠棟按宋本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九字闕同閩監毛本

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惠棟按宋本同閩監夫士八字闕閩監本得字同毛本得誤字

似漁人之求魚無所擇故云不下漁色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無所擇故云不下漁八字闕求魚誤求漁

以御者之禮婦人在車上左廂御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婦人在車上左廂御八字闕

上左廂御八字闕



請左手在前轉身向右微偕婦人。婦人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身向右微偕婦人。八字闕

謂不問其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寧但

略問增損而已惠棟按宋本同略問作問其考文引宋板亦作略問閩監毛三本所委曲若問

其委曲故不丁寧但問其增十六字並闕按毛本空闕廿八字誤也

子云昏禮節

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成女曰夙夜無違命母

戒女曰毋違宮事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無作毋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之父為外舅

妻之母無違命母戒女曰毋十六字闕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

之也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本父如宋致女是時恐其有違而致之十四字闕

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者謂親迎之時惠棟按宋本同閩監

毛本子以授婿者謂親七字闕考文引未板舅姑二字不重

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婿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婦

之父母承奉女七字闕

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違命母戒女曰

毋七字闕

恐事之違者謂恐此女人於昏事乖違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謂恐

此女人於昏乖八字闕按毛本有空闕九字誤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一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終記云凡二十五頁



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五經五千五百八十三字注四千七百  
五十四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五經五千五百三十二字注  
四千六百六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校勘記

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校勘記

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校勘記

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校勘記

禮記注疏





